

最后的瞬移魔法

主要角色档案:

真实姓名：不详

笔名：伤痕

职业：N 大研究生在读

身份：N 大推理研究社社长 著名推理小说评论家 不可能犯罪专家，

血型：O

星座：不靠谱的天秤座

序章

“首先，确认死者的致命伤为贯穿伤，凶器瞬时刺入，深度大，被害人当场死亡，死者身体没有任何暴力折磨的痕迹，解剖显示死者也并未遭受禁锢、虐待等精神折磨，这表明凶手意图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谋杀，而且作案目的并非为了折磨受害者以取乐，我个人认为凶手并非杀人淫乐症患者或者一般的精神失常者。”伤痕说。

“其次，杀手并没有表现出对死者强烈的控制欲。考察受害者的身份，有三名女子和三名男子，年龄虽然都是 22~31 岁之间，但是职业，性格各异，看上去也不像是对特定人群的仇视——比如女性，或者是警察之类。

“第三，就是作案的地点——凶手作案的城市跨度很大，目前有 T 市，B 市，S 市，N 市 6 起案件发生在 4 个城市，这种类型的连环凶杀非常少见，一般的杀人淫乐症患者喜欢在自己的身边犯案，这样他不仅能够获得强烈的地域熟悉的安全感，而且就能听到媒体和身边的人对这些案子的讨论，而这也是他享受作案的一种形式。”

“最后是频率，一般为了满足自身欲望的连环杀人案的频率从开始是有逐渐加快的趋势的，但是，这个系列凶杀的时间似乎不符合这个规律，从今年的 1 月 7 发生了第一桩，然后是 4 月 20 日，4 月 25 日，5 月 28 日，6 月 28 日，最近一起发生在昨天，周期并没有明显的逐渐缩短，”伤痕停了停，说：“所以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变态杀人狂。”

伤痕看了看案卷上那些血腥的字眼，硬着头皮继续说，“第一个受害者被取走大腿和肝脏，第二个是上臂，肾脏，颈部，第三个是肺部，小臂和整个下腹部，……虽然这样说有些变态，但是杀手取走的地方都是可食用部位，而对生殖系统则完全没有变态的兴趣……鉴于此，我觉得可以试着追查食人癖这条线索。”

“谢谢你，这使我受益良多啊。”电话的彼端是 N 市分局凶杀课的警员森村，他正在为一起跨越数个城市的连环杀人事件而烦恼，其中的第三起命案，就发生在 N 市。

“不要客气，我只是尽力为你们破案提供一点帮助。”伤痕嘴里这样说着，却感觉身心俱疲。他往往对变态，残虐的案件吃不消。

挂上电话，他长舒了一口气，把案卷放在不显眼的地方，以免一不小心看到，又引起不愉快的联想。

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连环杀手，或者毫无计划的冲动杀人……伤痕的专长是解决不可能犯罪，却不知道为什么总陷在变态连环杀人案这种暴力，血腥，复杂，不具有数学美的事件中。

但是当另一通电话打来，一切都不一样了。

.....

“那么，7 月 7 日，狱门岛，请您务必光临。来见证我的致敬之作。”

他的语气彬彬有礼而恳切，让伤痕感到无法拒绝。

“这次，是弥补上次遗憾的好机会。”

“这样……好吧。”那时恰好是暑假，去海上孤岛度假不失为一个避暑的好选择，伤痕答应了。

“……”

刚刚打给伤痕的电话，就是这位名叫法水麟太郎的魔术师。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魔术界崭露头角，但是几年后因为身体原因隐退了几年，最近又重新登台，已经在多个城市巡演，据说，他为了向 J 国某位女魔术师致敬而设计的“瞬移魔法”，是像神一样的表演，自今年年初开始，已经在全国上下巡演了 10 余场，每场都大获成功，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两个月前的某个周末，法水曾经来到 N 市公演，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伤痕结识，但由于伤痕当时帮警局处理一桩案子，没有能够观看表演。

伤痕挂上电话，心里隐隐感到一丝的不安，他沉思了一会，打开电脑，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键入 www.google.com 。他检索的关键字是：瞬移魔术 二阶堂鬼子……

这串不祥的字符将画面拉回 1982 年，当时，著名的魔术师二阶堂鬼子正在进行告别演出，在她生命中最后的舞台上，一场堪称完美的不可能犯罪与奇迹般华丽的瞬移魔术同时上演：在魔术表演开始之前，一位叫秋子年轻女子作为观众被剧团邀请参加魔术，她走上舞台，在魔术师的要求之下仔细的检查了拼成密室的五块钢板，在确认钢板的真实性并无可疑之后，魔术师二阶堂鬼子走入钢板拼成的密室中，钢板的接缝处被一把大锁牢牢的锁住，每把锁上都装有炸药，至此，美妙绝伦的瞬移魔术拉开序幕……

魔术师被锁入密室，而少女在助手的带领下走向观众席后面，那里有一座十米左右的高塔，为表演瞬移节目临时搭建，观众的视线跟随着少女和助手步伐凝聚到塔顶，助手宣布，瞬移的第一个部分，是让少女在塔上消失，他手持一块白布将少女遮住，倒数三，二，一，——但他猛的拉开白布，他的身边早已没有了秋子的踪影，秋子就在众目睽睽下神秘的消失了。

魔术的重心又移向舞台，助手向观众宣布：“即将有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将在舞台的密室中发生！”几近疯狂的观众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三，二，一！”

“轰”的一声巨响，舞台上的钢板被事先安好的炸药炸开，让观众和助手始料未及的是，在无台上的密室中，出现了两个人——不对，应该说是一个人和一具尸体，正抓着尸体双手的正是秋子，而尸体似乎是魔术师二阶堂鬼子，用“似乎”这个词，是由于尸体的头颅在牢不可破的密室中不翼而飞，眼前站着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无头尸。鲜血还在四处喷溅……

秋子眼前一黑，昏倒了……

根据证人秋子的事后的证言，在魔术助手倒计时的时候，她脚下的踏板一松，从高塔的密道中滑了下去，在黑暗中，她极度恐惧和紧张，这时，有人握住她的两只手，轻轻安慰她，她能肯定这是个女人，而且当时还活着，应该就是魔术师二阶堂鬼子。不久，她听见观众倒数的声音，“……三，二，一。”一声巨响，她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刚刚炸开的密室中，而她面前的一幕更让她难以忘怀，刚刚还在与她交流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成为一具无头尸，颈断之处，鲜血不停的喷涌……

这件血案，原本是一宗无法破解的疑案，为了解释这离奇血腥的案情，众多巫蛊，妖术，邪教的学说纷至沓来，搅的整个 J 国上下人心惶惶，而警界更是因为在此案中的无能表现成为笑柄。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致电警方，告诉警方自己已经看破了瞬移魔法的方法，然而答案却都是可笑的“飞天”，“遁地”，“超能力”，“隐身人”等等无稽之谈。

一场以魔术为基础的血案，对于现实世界，也许原本就是无解。为了减少警方的压力，当局采用高压政策，控制对此案的一切争论与评价，终于使这桩惨案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在最近，这场血案的封印又被揭开。一位推理小说作家，笔名御手洗熊猫的作者，根据名侦探御手洗洁的回忆录中的记载，将御手洗洁对此案的解答赤裸裸的摆在了人们眼前。在真相面前，世人能做的，唯有折服与叹惋。的确，这可能就是正确答案——唯一的答案——也是最为凄楚的答案。

伤痕回忆着这篇叫做《异想天开——之瞬移魔法》的作品，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不错，作为一个精通不可能犯罪的研究者，这篇作品的诡计几乎没有能够骗过伤痕的眼睛。在作品的中段，伤痕就已经悉知了诡计的绝大多数，只有一点让伤痕百思不得其解，是他（她）怎么做到的，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法，在真相揭露的一瞬……

二阶堂鬼子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惊天魔术的始末，已经在伤痕心中刻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血，命运与尊严。如果这那场魔术有一个主题，那一定非此莫属。在华丽的哥特系美学和惊世骇俗的诡计落幕之后，给人留下的只有稠浓的伤感。

他点击了搜索条目的第一条。

《异想天开——之瞬移魔法》 作者：御手洗熊猫

.....

“昭和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八二年）天空中奇迹般的出现了两次九星联珠，在世界各地，各种癫狂的无稽的魔法就此上演。根据古老的邪恶的传说，当九大行星汇成一线，世界末日就会来临。扭曲变态的各股邪教组织、伪科学协会、神秘主义者便趁着这个千年难遇的时机散布谣言，甚至借恶魔之名上演疯狂的凶杀、抢劫和恐怖活动。不过，这骇人的一年中，却真的发生了两件让人感到极度困惑和不解的事件：一件即是‘新占星术杀人事件’，一件即是本人要叙述的‘瞬移杀人事件’。若论事件的难解程度，当然是前者要更为复杂；但大概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会认同，‘瞬移杀人事件’拥有的解答，是我所听说过的所有杀人事件中最为令人惊恐的。”

.....

虽然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伤痕还是又一遍开始温习这篇小说。

而不安，却在伤痕心中继续膨胀……

事件

2008年7月7日 狱门岛

夏日傍晚的海风强劲而又粘滞，暑气还没有完全退下去。快艇发动机的轰鸣声撞击着伤痕的耳鼓膜，海水溅起的泡沫微微沾湿了他的脸。他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窄长的脸型。那是张适合沉思表情的面孔，很难想像他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

海水特有的咸腥味道刺激着他的神经，他觉得有些兴奋。虽然这次的魔术表演让人感到怪异，但他不是一个会提前忧虑的人。他微笑着闭上眼，用触觉和嗅觉感受海的美丽。

航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狱门岛的轮廓出现在伤痕的视野里。

“看起来……很荒凉。”

“这里曾经是监狱。”法水的私人助理小栗回答他。脸上不带任何表情。

小栗20岁左右的样子，据说因为对法水的魔术表演极为崇拜，所以来到法水身边做助理，打点法水的生活起居。他瘦小而阴沉，一脸阴郁。

“岛上有8座石头小屋，每座都装着两道坚固的铁栅门，那里曾经是关押犯人的牢房。”

“.....”

在伤痕眼中，逐渐变大的岛的轮廓越来越昭示着不详。

伤痕搭乘的快艇终于来到了此次魔术表演的第一个舞台——狱门岛，他记得看了一下

表，离出发整整过去了一小时。在简易的泊船的码头上，已经停着 6 艘同样的快艇。

“他们都到齐了，我们来的最迟。”

“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对不起，住宿的条件可能有点差。”

“这个倒无所谓。”

这是个典型的热带小岛，岛上没有常住的居民，只有几座石头砌成的小屋，供偶尔路过，上岛休息的渔民使用。这里，可能是在现实中能找到的，最接近“孤岛”这个概念的地方。岛上以沙石为主，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土壤覆盖，因此植被很不丰富，偶尔能见到高大的棕榈和一蓬一蓬的带刺的芦荟。

“由牢房改建的住处，很简陋，但是也很别致。”小栗的眼里依旧看不到感情的流露。

伤痕住的地方是一间大约二十平方米的石屋。这座屋孤零零的伫立在沙地上，不远处还能看到类似的几间无规则的零星的分布在周围。

屋子由在岛上开采出的岩石砌成。由于是曾经作为牢房使用，又要抵御每年都会发生的台风甚至海啸，每块岩石都十分巨大，大约有四十厘米见方，所以墙壁也出奇的厚实牢固。

“这次麟太郎的巡回演出得到了 V 商社老板的资助。V 商社的经营范围有房地产，药业，医院等多个领域，这次的表演有一部分要配合公司的宣传。狱门岛即将被开发成“荒岛，监狱，传说”的主题旅游度假的基地，牢房作为一处有趣的景观将被好好保留。你们住的地方是开发商模仿真牢房搭建的仿品，从外观上来看，与原来的‘牢房’一模一样，但是里面的条件当然好过‘牢房’百倍。”

原来是两道铁栅门的地方，现在则是很现代化的防盗门，防盗门的里面，还有一扇木门。

“请放好行李，我们一起去见见法水和其他客人吧。

天色已经暗下来，整个岛似乎已经陷入一片深紫色的雾霭当中，从太阳刚刚落下的西面的海岸线开始，直到穹顶，是一整片由红渐变为深蓝的奇妙的颜色渐变，富有层次感的云的纹理点缀其间。

海风似乎不能撼动厚厚的积云，在不断的鼓动之下，云只是微微蠕动了几下。

“云积厚了，会有雨么。”伤痕喃喃自语。

夏日里不常见的凉意，笼罩了伤痕全身。

2008 年 7 月 7 日 “客厅”

“客厅”是一间同样的石屋，与大家住处的不同之处在于，带锁的大门只有一道，里面的一扇是普通的红木门，在客厅的中央放着一张大桌，三四个人围坐着。

“欢迎，人终于到齐了。”法水的声音总是很爽朗。

“对不起，我来迟了。”

“.....”

坐在正中的就是今天的主角法水麟太郎，是新近蹿红的魔术师，以表演各种形式的逃生和瞬移魔术为主，是备受瞩目的新人魔术师。他正在热情的跟伤痕寒暄。看着这位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青年，伤痕突然想到，一位便装的魔术师，真的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位是著名的推理小说评论家，不可能犯罪专家，伤痕，我想在座各位都听过他的鼎鼎大名吧。”众人投来惊奇的目光。

伤痕淡淡的说了声：“愧不敢当。”扫视在场各位。

他左手边第一位的是偶像歌手樱花，在介绍到她时，她疲惫的抬起头嫣然一笑，不愧是偶像歌手，一脸倦容也让伤痕惊艳不已。伤痕猛然想到她曾经是法水的绯闻女友，法水曾经在她的演唱会上，作为嘉宾表演过几个很精巧的小魔术。不久，狗仔队爆出两个人牵手逛街的新闻。在男女主角两个人几乎对传闻默认的时候，又一度传出两个人关系紧张的消息。他们现在虽然坐在一起，但是看樱花的表情，却没有半点幸福或者兴奋。似乎证实了传闻。

樱花笑着向他点头致意，他也微笑回应。

他左手边的第二位小池俊夫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这个乐呵呵的中年男人正饶有趣味的看着伤痕。

“不可能犯罪专家，看上去也像正常人一样嘛。”小池笑嘻嘻的站起来，友好的向伤痕伸出右手。

他微微发福，专业领域是遗传学，他是J国克隆技术之父，曾经在几年前因为成功克隆了土佐犬而名噪一时，成为J国科技领域顶尖的精英。不过在此之后，渐渐传出他正在进行秘密试验的消息，虽然经过他多次辟谣和辩解，但这种行为依然无法被社会接受。现在他在某公司的资助下，独立建立了实验室，继续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

“那当然，人不可貌相，你是克隆人之父，也没有长的像魔鬼啊。”

说出这句话的是魔术评论家水野英夫。

小池只是笑笑，并没有生气。

水野已经人到中年，却经常因为他的口无遮拦引起别人的反感。据说他年轻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成功的魔术师，并把这个理想作为必生追求的信念，但是并未成功。最近几年，他慢慢走入幕后，成为魔术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并为一些魔术师策划表演。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他对于跟他年纪相仿的法水充满敌意，经常在报纸上登载一些批评法水的文章。或许这个就是一个失败者对成功者的态度。虽然偶尔会忍不住跟水野争论起来，但大多时候，法水对于刻薄的批评，都一笑置之。

坐在法水右手边第一个位置的，是法水表演魔术的助手凉子，她是个混血美女，是法水魔术表演中的一大亮点。

之后，还有几位电视台和娱乐周刊的记者。

“这次来见证我瞬移魔术第十场表演的，就是在坐各位，当然，还有摄像。”法水笑笑，“那么，大家只好因陋就简，吃顿简单的晚饭，我和小栗要去为魔术做点准备，八点见咯，各位。”

晚餐是咖喱饭，伤痕像个孩子一样对咖喱有浓厚的兴趣，而在座的各位的谈话却索然无味。

所有人都若有所思，静静等待所等之物的来临。

2008年7月7日 魔术之屋

魔术表演的舞台，是一座十米见方的大型石屋，在石屋外的四个墙角处插了四根火把。这座石屋的外观与伤痕住屋没有任何差别，都是由大块的石料与水泥砌成，墙壁厚实牢固。但是由于火焰在海风的吹动下不停的抖动，伤痕打量着石屋，“难道他真的要从如此牢不可破的石屋中表演逃脱么？”

伤痕向附近瞥了一眼，几位记者和两台正在工作的摄影机正在稍远的地方工作着，魔术就要开始了。

“在密室中完成的瞬间消失……然后出现在远在几百公里的F市。”这个宏大的设计的确让在场的人吓了一跳。

“所谓的瞬移……无非是利用双胞胎或者面容相似的人的小把戏。”水野英夫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特别的发言权，他设计的魔术不计其数，估计对瞬移理解深刻吧。

这时法水出现了，他一身黑衣，身上披着黑色的斗篷，脸上用油彩装饰了几笔，平时扎成马尾的长发现在也披下来，凌乱的散开，这身装束绝不像魔术师，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巫师。

面对观众和摄影机鞠躬致意。

“你们也许不相信有法术这回事，不过我会亲自在你们面前表演！”法水站在石屋前高

声说，“一个敢于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将会是无所不能的！”

“你们觉得我会用双胞胎这种无聊的把戏么，我这可是在像上世纪最伟大的魔术师致敬啊，”他转身向北，对这 J 国的方向鞠了一躬。“我像那个人一样，把生命都献给了魔术，所以我无所畏惧。”

他果然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魔术，伤痕心中一凛。那是他不愿回忆起的案件，“御手洗熊猫，也许你应该让死者长眠。”伤痕在心里说。他观察身边人的表情，他们似乎也听过公元 1982 年的那场轰动一时的旧案，不再有人插嘴。静默使气氛更加诡异。

法水的眼中闪着奇异的光，他高声叫着：“今天你们看见的，不是一场魔术，而是魔法！”他好像十分激动，脸上的肌肉也在轻轻的抽动。

“他有些疯了。”樱花轻轻的说。

虽然他穿着怪异，语气也不太对劲，可是伤痕近距离的仔细观察，那确定是魔术师法水麟太郎无疑，脸上的青春痘留下的小疤痕，眼角的一颗痣，微笑时嘴角的弧度，这个人绝对是法水本人。

“首先，请大家进入石屋，来检查是否有什么通向外界的机关。”法水站在门框附近，脸上带着疯癫的笑容。

伤痕检查了石屋的内壁，墙角，试着推动石块，10 分钟以后，终于宣布，石屋之内没有机关可以让他逃离这座石牢。

凉子随即拿出了两把钥匙，“这是这两道门的钥匙，这里的两道防盗门分别来自不同的经销商，锁的类型也大相径庭，这是他们的保证书，分别承诺，用于本次活动的门质量可靠，而且——重要的是，一扇门他们只生产了一把钥匙，其余的全部销毁了。”她略微一沉吟，说：“现在，观众中的两位，可以选择保存这两把绝无仅有的钥匙。”

她关上两道门，大门是关上就会自动上锁，然后她用手中的钥匙打开两把锁，以证明她手中的两把就是对应大门的钥匙。

樱花踟蹰的向前迈了一步。似乎想要求保存其中一把。

“恕我直言，在场的各位我都无法信任，特别是樱花小姐，”他嘲讽的看了看樱花，“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保存一把。”他抢先一步从凉子手里接过了一把钥匙。

“那么另一把给我好了。”伤痕说，表情安静，似乎在沉思。

“太妙了，魔术专家，不可能犯罪专家，你们可以见证一场完美而伟大的魔术了。”法水脸上的笑还是很异样。不断抖动的火焰的光照在法水的脸上，让他的脸显得无比扭曲。

“你们觉得我真会用密道或者撬锁这种东西么，这是个有两扇窗户的通透房间，我允许任何人从两边的窗户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又在几百公里外的某处出现，这不是密道能够办到的。”

“那么你要怎么消失？”伤痕面无表情的问。

“我会呼唤魔鬼，24 个小时正是呼唤魔鬼的时间，时间一到，自然有魔鬼前来。”法水带着诡谲的笑回答伤痕。

“魔鬼会怎么带你出去呢。”伤痕脸上依然看不到表情。

“切割。”黑暗中嘶哑的说出了两个字。

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

大家都看着密室上的两扇三十公分见方的小窗，很明显，这样的大小容不下一个成年男子出入，哪怕像法水一样纤细瘦削也没有可能

“好了，请大家退到两米之外，魔术就要开始了。”

大家带着看魔术从来没有的紧张情绪略略退后，看着凉子在屋子的中间用点燃的蜡烛摆成一个巨大的圆形。魔术师在石屋的门口，向大家鞠躬致意，然后走进石屋，第一扇门关上了，他在里面推了几下证明门是真正锁住，内侧的门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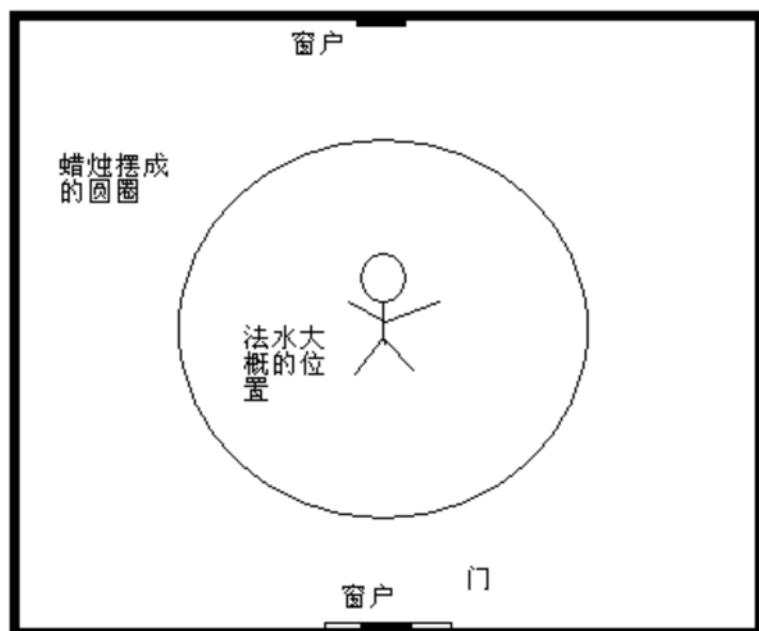
门上和正对门的墙上有两扇小窗，大家现在可以从这两扇窗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低着头念念有词，跨入了地上蜡烛摆成的大圈里，开始手舞足蹈的折腾，大家轮流通过门上和对面墙上的小窗观察了一会，觉得除了里面有个疯子，没有任何异样。

樱花慢慢的向伤痕靠近，脸上的倦容又添了一丝忧虑，“我觉得不太对劲，”她说，“希望他能成功的完成这个魔术。”

“魔术师都想完成一个宏大的魔术，就如同小说作家都在梦想自己的长篇巨著一样，这对他很重要。”伤痕喃喃的说，不知道是在安慰她，还是安慰他自己。

伤痕回到住处，将魔术之屋画成简图：



2008年7月8日 “客厅”

虽有风与海浪搅扰，伤痕这一夜睡的还是很安稳。他睡眠充足，感觉舒服，但仔细回味之后，察觉到似乎昨夜有几个让人隐隐不快的梦。

他晃晃脑袋，企图忘记。

早晨九点，法水的私人助理小栗电话把伤痕叫醒，通知用餐。

客厅里，凉子，樱花，水野，小池和前来报道拍摄的几位记者都已经到了。

他面对火腿蛋，面包的西式早餐很有胃口，享受之余也不忘关心一下法水，“话说法水那边怎么样了。”

“我们几个人昨天轮流守夜了。”小池笑嘻嘻的对伤痕说。“每人三个小时。我从九点到十二点，水野从十二点到三点，还有两个摄影记者从三点到九点。本来想叫你，又觉得你肯定没有兴趣，你不像是那种会想方设法从别人的作法中找漏洞的人啊。”

“法水怎么样？”

“我们约定要盯的紧一点，你的钥匙有没有保存好？其实只要你不出现，他就完全没有从门那里出去的可能，我们主要是防范他耍别的花招。”

伤痕苦笑了一下，不过是一场魔术，何须这么认真。

“今天，根据安排，大家可以自己决定是走还是留下，”凉子突然开口。“可以在这里见

证‘神秘消失’，也可以到F市的大剧场见证他的瞬移。不过，遗憾的是，只能选择一样。”

“据说这边的情况，在那边可以看到现场直播？”

“是这样的，在临界时刻前后十分钟，共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有这边小屋的现场直播。”凉子说。

大家若有所思的沉默了。

昨天法水的话还深深的蚀刻在大家的心里，大家在头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只魔鬼将法水的身体切割成一块一块，然后从窗口带出去，最后拼接好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大家都对脑子里出现的景象感到不寒而栗，特别是樱花，她的脸色不好，眼眶青青的，一脸愁容。

伤痕长舒了一口气，希望这个不祥的魔�能早点结束。

饭后，经过商议，伤痕，水野决定去F市观看“出现”部分的表演，而笃信科学的小池和樱花则决定留下见证超自然的“消失”。

2008年7月8日 狱门岛

临行，伤痕几个决定离岛的客人又看了看法水，他打坐的姿势坐在石屋的中央，一动不动，不知道是在低头睡觉还是念念有词。

“那么，看守这小子的任务就靠你了。”水野对小池说。

小池乐呵呵的答应。“我和几位记者会轮流看着他的，你们的钥匙都带好了吧，只要钥匙不在岛上，他就没法从大门踏出去。”

伤痕和水野各自出示了一下钥匙，小池才放心的点点头。

他们乘坐一艘大的游轮离开，一路有清爽的海风，但伤痕的担忧也没有稍稍缓解。他回头望望阴暗的小岛，深呼气，振作一下精神。

2008年7月8日 F市大剧院

“看来他们的宣传做的不错，”水野说，剧院里爆满，在百公里瞬移的噱头之下，观众的热情空前高涨，据说，门票在几天前就抢购一空。

“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方式出现。”伤痕自言自语。

“他当然不会告诉我们，根据萨夫顿三原则，第一，魔术师绝不能透露魔术的秘密，第二，魔术师不能两次在同一个观众面前表演同一个魔术，第三，魔术师不能提前告诉观众他要表演什么。”水野说。

19:40分，华丽的纸牌魔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幕布拉开，出现了幕布后面的大屏幕，开始播放魔术的第一个部分——狱门岛部分的录像。旨在向观众演示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的部分，伤痕注意到，可能是法水的授意，在表演的细节部分——石屋内壁，钥匙，防盗门经销商的承诺书，摄影师都给了特写镜头。

19:57屏幕上出现了现场直播的画面，一个镜头对准石屋的小窗，另一架摄像机在拍摄周围的情况，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对面窗口，挤着两三个人，不过距离比较远，看不清是不是小池医生，法水依旧端坐在石屋中间，低着头，不过能看出他正在嘟囔着什么。

19:58 伤痕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来。

“我是小池，”彼端的声音响起。

“呃，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在最紧张的时候，伤痕想不出要问别的东西。

“还算正常，我想第一时间知道那边的状况，所以我们保持接通状态，一直交流吧。看到我了没有。”

伤痕看到大屏幕上正出现小池朝他挥手的场面。

“恩，能看到，哈哈。你到窗口吧，仔细看他的表演。”

小池答应了一声，随即离开镜头，窗口出现了他的脸孔。

“好了，就要八点了，请大家一起跟我倒计时：‘十，九，八……’在现场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都一起倒计时。

镜头中的法水站起身，他长发低垂，脸上涂着几块油彩，面容有点狰狞，他对这摄像机镜头向观众致意。剧场里的观众鸦雀无声，静静的凝视屏幕，那边传来的倒计时声音很清楚，“六，五，四……”气氛紧张的有些异样。

法水突然转身，朝西边鞠了一躬，伤痕知道，他在向他所欣赏的魔术师二阶堂鬼子致敬。在法水起身之时，突然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球，拉掉上面的拉环。扔在地上，小球嘶嘶的喷出烟雾，瞬间充满了整个石屋，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液体从窗口喷溅出来，在场的几个人大惊失色，窗户附近的人四散逃开。

“不好了，有烟。”小池的声音很慌张。

正在聚精会神看转播的观众也纷纷发出惊叹。

浓烟并没有持续不断的溢出，几秒钟后，烟雾散去，大家把视线又聚集回小屋的时候，魔术师已经不见了，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而刚刚喷出的液体，是鲜血！

在场的人和剧场里的观众，不禁发出尖叫

血从窗口，一直蔓延到石屋里面。在地上有一大滩，墙上，一直延续到窗口。

魔术师真的消失了，失的无影无踪，只有刚刚喷出烟雾的小球，还孤零零的躺在血泊里。

摄影机和在场的人争着在窗口挤来挤去，这边看不到人就又跑到那边的窗户张望。足足忙活了两三分钟，大家才真正让自己相信，就在浓烟出现的几秒钟内，魔术师离开了小屋。但是他的离开付出了代价，血的代价。

“真的不见了，伤痕，真的不见了……有血啊……”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小池气喘吁吁的声音，他来到镜头前，对这看直播的观众挥挥手。

“能看到我么？”

“能的……”

“你确定他不见了？”

“两边的窗子我都看了，他确实不在了！”

两边的现场都处在非常混乱的环境中，剧场里人声更是鼎沸，有些人则提醒惊慌失措的人，这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而已。

不过，无论是表演与否，他是怎样消失的……

门么，不可能，内扇门的唯一钥匙还在自己口袋里。窗户……装着栅栏。

这时，伤痕注意到镜头中的凉子，并不太慌张。

她在摄像机前很有风度的对观众，“各位观众请安静，现在我们的魔术舞台讲转向 F 市的大剧院，请各位观众跟我一起倒计时。”

剧场里的观众发现是虚惊一场，都长吁了一口气。

“十，九，八……”大家都对魔术师的幽默和自己的失态感到好笑，兴致勃勃的倒计时。

“三，二，一”舞台上的地台慢慢升起。

当大家看到地台上的东西时，不禁惊呼。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充满了整个剧院。

“怎么了？”电话还是接通状态。电话那边的小池仿佛听到了这边的骚动。

“……”

伤痕几乎被眼前的情景惊的说不出来。

“他……法水死了……被肢解……”

慢慢升起的舞台上是鲜血和凌乱的尸块……

伤痕坐在第一排，他禁不住站起来，他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法水的面孔，如此近的距离，他将法水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看的很清晰，他看到那是一颗人头，一只脚，一条胳膊，和一

滩血液，伤痕凝望着尸体，感到身体强烈的不适，他站起身，想去走上舞台确认，然而，他突然注意到，在尸体旁边，有一颗正在嘶嘶作响的小球开始冒烟。

“有炸弹，快跑啊！”人群里有人大喊，先是看了法水尸体的前排观众出现了骚动，紧接着是后排，他们虽然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可是看见别人的惊慌失措的模样，也跟着混论起来，大家推挤着离开座位，嘴里或者尖叫或者谩骂。

伤痕还是想冲上舞台，他身旁的水野拉住他往后排闪避，“你小子不要命了？！”水野冲他大喊着。

浓烟滚滚，全场的观众已经跑走了一大半，等伤痕被浓烟熏的发痛的眼睛勉强睁开，他就像身边的水野一样茫然——舞台上的尸体，不，是几块残尸，早已经不翼而飞。

“尸体……消失了。”

2008年7月10日 16时左右 N大推理研究会活动室

伤痕讲完这个案子，推研社的社员都噤声不语。

“你是说，法水麟太郎，在大家的注视下走进石屋，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在石屋里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几百公里以外的F市……而且已经成为尸体？”等待者似乎还是感到难以置信。等待者的昵称是等等，是N大推理研究社的老资格社员，他头脑异常睿智，面孔也很英俊，有一张让人着迷的侧脸。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这样没错，”伤痕说，他困惑的摇摇头，“面对犯罪，我很久没有这么困扰过了。两个现场都留下了血迹。但是很难确定哪里是杀人的第一现场。或者……就像他自己说的，被魔鬼分割，才能走出房间，但是拼接的时候出了差错，这是最好的理解。”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案子似乎有两个讲不通的地方，第一，他是怎样从石屋里出去的，第二，他是怎样在几分钟之内出现在舞台上，而且化为被肢解的尸体的。”

“从岛上到F市大剧院，一般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门牙猫咪咪想了许久，迟疑的问。她是推研社核心成员中唯一的女生，很努力的新手。

“那是个距离大陆很近的小岛，F市是大陆离它最近的一个点，做快艇开足马力，差不多15~20分钟，具体怎样要看风向，而从码头到剧场，也要大概15分钟呢。加起来，最快也要半小时。”

“呃……如果有飞机的话，这个时间会不会还能缩短。”猫咪轻声提出意见。

“这个很难讲，飞机的降落条件比较严格，说不定会让时间拉长。”等等提出了反驳意见，“最好能到现场附近看看，寻找有没有合适降落的地点。”

“如果真是搭乘飞机可能在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现场。”门牙猫咪咪说，“不过，他怎样消失就成了问题，他——不管用了什么方法逃出石屋，再搭飞机绝尘而去，现场的诸位记者和观众都没有发现的？”

“这些都是后话了——他能到达F市剧院的逻辑基础是，他要离开石屋，否则一切假设都不成立。”等等说。“我觉得应该先解决逃离石屋的问题——他要么没有进去，要么进去以后又出来了，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吧。”

“嗯，我确定进去的人是法水没有错，我跟法水见过不止一次，脸上的疤痕，皮肤的纹路，痣的位置都一样，这个连最相像的双胞胎都没有做到。我们看他走进石屋，关上门，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那就要考虑进去又出来的可能了？”等等说

“那么……我最先想到的是可能有暗道……”猫咪又说。

“暗道，这个问题非常困扰，我在石屋的内部检查的非常仔细，我想信石屋内壁上如果有什么通向外界的地地道暗门，是没有办法骗过我的眼睛的，而且还有水野——他是魔术的

设计师，应该精通各种密道，我们两个人合力找不到的密道，真的会存在么？”伤痕微微笑者，语气却不轻松。

“除了暗道，还有两条出路——其实是三条——但其中的两个是等价的。”等等说，“两个窗户是等价的。先说门吧，讨论他能从门口出去的可能。”

“如果能够信任锁具的经销商，那么门的可能也可以排除了，”伤痕抱歉的笑笑。“两扇门用的是完全不同的锁具类型，在法水从石屋消失的时刻，内门的钥匙在我的钱包里，外门的钥匙在评论家水野那里保存着，我们都端坐在 F 市剧院的前排。”

“那……只有窗户了……”

“窗户大约三十公分见方，即使没有栅栏也无法让成年男性通过——虽然法水真是瘦的惊人。”

伤痕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这样……好吧，我下午就赶过去。”

伤痕挂了电话，眉头紧锁，“法水的尸体找到了一部分……而且又发现了另一具新尸体，是法水的助理小栗的。不但如此，岛上的魔术之屋昨晚被人炸毁了，现在无法确定那里是不是法水遭到杀害的第一现场了，”他喘了一口气，说：“我要去录口供。有线索我会通知你们的。”

“……”

2008 年 7 月 10 日 F 市

法水的尸体的躯干部分是 7 月 10 日中午在 F 沿海的荒凉地带的海滩上发现的，似乎是遭到抛尸后，又被海浪卷回到岸上，头部与四肢均被截断，下落不明，算上出现在舞台上的头与一条手臂，一只脚，目前还有下腹部，一条胳膊，一只脚没有踪影。

小栗的尸体则是在下午 16 时左右被发现，弃尸的地方同样是海岸附近，离法水尸体的发现处约有两公里，尸体也同法水尸体的躯干部分一样，浸泡在水里，但尸体没有遭到分尸，死因是勒毙。

经过法医推断，两具尸体的死亡时间相差不远，最多不超过三个小时，但是死亡的具体时间由于海水的浸泡不能确定。法医认为，可以确定法水的死亡时间是 7 月 8 日晚 16 时~24 时之间，而小栗则为 19 时~22 时之间。由于法水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冲上海滩，他在水中的浸泡时间不得而知，因此尸体的死亡时间也不够精确。但是以他在的尸体出现在舞台上的时间可以推定，他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在 7 月 8 日晚 22 时左右。

最后一次见到小栗的人有可能是法水，在法水也同样遇害的情况下，伤痕，小池，樱花，水野，成为最后见到小栗还活着的人——说见到不太确切，因为他们是听到，小栗在 7 月 8 日上午九时左右，分别给几位客人打过电话，虽然几位客人与小栗交谈不多，但都认出了他的扁而尖的嗓音。但是，从九点以后，到他被害前，小栗的行踪无法确定。

伤痕自己录完口供，开始翻阅其他当事人的证言。

事发时在 F 市的关系人有伤痕，水野。在小栗的死亡时间区间中，伤痕和水野的不在现场证明都比较完备：

17 时 30 分两人约好在酒店大堂见面，一起乘出租车到剧院附近的特色料理店吃晚餐，18 时 35 分两人用餐完毕，步行 15 分钟到达剧院，根据剧团的安排在最前排就坐。19 时整，表演开始之后，除了水野去过一次洗手间，伤痕出去买了两听可乐，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19 时 50 分，伤痕接到小池电话，并一直保持连通状态至 20 时 10 分。

20 时 10 分，舞台上出现法水的部分尸体，两人马上决定由水野和凉子回到岛上确认石屋是否是杀人现场，伤痕则留在 F 市寻找失踪尸体。但是水野尚未启程，警方赶到，水野伤痕作为证人在警局作笔录至当晚 23 时 40 分。

7月9日一早，水野和警方一起赶到岛上，但发现魔术之屋已经被炸毁。几乎无法辨认这里是否为凶案第一现场。

伤痕继续在F市配合警方搜索法水的尸体。

7月9日晚，伤痕搭乘火车回到N市。

根据事发时在岛上的小池，樱花证词。

自15时开始，小池，和在岛上负责拍摄的记者都聚集在客厅玩牌，有记者轮流在石屋旁边监视法水的动静，樱花则在自己的房间看书。

16时40分，牌局解散，记者为一会的现场直播准备设备，小池和樱花两人在剧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岛上散步。

17时整，小池和樱花一起进餐

17时20分，两人用餐完毕，分别会各自房间休息，约定18时30分在魔术之屋见面。

根据他们的证词，樱花在回到房间后感到困倦，用手机订好闹钟，小憩了一会。

小池则在这段时间中阅读通俗小说大约100页。

18时40分，樱花才回到魔术之屋，因为起床之后花了过多的时间修饰外表。

19时50分，法水拨通伤痕的电话。

直至20时，法水表演瞬移的时候，两个人都能确定彼此没有离开过对方的视线，这点由现场录像的一些片段可以证实。

20时整，法水表演的魔术使在场的观众和记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惊吓，小池在两个窗口处仔细观察，认定法水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瞬移。并将现场情况在电话中传达给伤痕。

20时15分，在确定现场直播已经掐断的之后，在场的工作人员向大家宣布，刚刚出现的血迹是魔术的设计，让大家不必惊慌，并感激大家的配合。

20时30分大家离开现场，记者和小池约定21时在客厅集合，继续打牌。

21时10分，大家陆续来到客厅，突然有人接到电话，告知了法水的死讯，大家惊慌失措。

21时30分小池在电话中将法水遇难的消息告诉樱花，樱花悲伤过度，小池和几名记者前往樱花的房间安慰。

22时20分，樱花在大家的安慰下服下安眠药睡着，小池和记者离开樱花的房间，回到客厅继续讨论。期间若干人离开客厅，但都在十分钟左右回到客厅。

23时10分，大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发现魔术之屋已经被炸毁。

23时40分，工作人员告知警察当晚不会上岛，让大家晚上休息的时候一定锁好房门。并转达了警方“不希望任何人随意离岛”的通知。

7月9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大家都感到疲惫，各自回房间睡觉。

8时20分，水野与警方上岛，大家陆续提供证词。

归纳一下，在小栗的死亡时间区间中，小池和樱花虽然都没有完备的不在现场证明，但是都由于交通原因无法离岛，也就无法到F市犯案。

而包括凉子在内的剧团其他成员的证词，也价值不大，他们基本能够证明小池和樱花证词的真实性，有一点引起了伤痕的特别注意，剧团人员纷纷表示，他们对法水的瞬移魔术的原理一无所知，瞬移魔法的秘密，知情人只有法水麟太郎和他的助手小栗两个。

也难怪，魔术的秘密就像魔术师的生命一样宝贵，伤痕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是美国的一位蒙面魔术师向观众揭示很多大型魔术的秘密，这样的行为严重违背了魔术师的职业道德，引起了世界魔术界的轩然大波，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许多魔术师赖以为生的表演从此以后将永远不能再出现在舞台上。“要保持魔术的神秘性，就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出魔术的秘密，因为在观众眼里，有秘密的魔术师就像以为法师一样神奇，而知道了魔术的真相，魔术师就会像跳梁小丑一样可笑。”这是水野在吃饭时对伤痕说的。

知情者只有两个，而这两个人却又都死于非命，伤痕叹了一口气，这桩案件有太多的疑点，瞬移魔法之谜，法水消失之谜，小栗为何遇害，法水又为何会被分尸，这一系列的谜团像贪婪的蚕大口嚼食桑叶一样，吞噬着伤痕清醒的头脑。

三个解答

伤痕找到了一台电脑，他需要一些资料以证实自己的想法。他习惯性的登陆自己的邮箱，有新邮件——第一封是来自门牙猫咪咪

亲爱的伤痕学长：

不知你现在的情况如何，真是辛苦了！

你离开学校以后，我和阿范，等等，又继续对瞬移案进行讨论，我们分别对本案提出了新的看法，以下是我对本案案情的总结和我的一些关于真相的推论，请学长指正：由于案件复杂，我剥离掉与案情无关的细枝末节，先将案件做抽象的分析。

首先，魔术师法水邀请几位有公众影响力的客人，以及几位记者到他魔术表演的第一个舞台——狱门岛，见证他进入密室，在他开始表演之前，学长不但仔细检查了密室的内侧墙壁，而且亲自保存了两把钥匙其中的一把——缺少任意一把钥匙，法水都无法从密室中逃生。之后，学长和几位嘉宾亲眼目睹了法水进入密室，并把门锁好。而且学长确认你看到的这个走进密室的人就是在两个月前，曾经跟你有过一面之缘的魔术师法水麟太郎。此后的一整夜，水野，小池和几位记者轮流“监视”密室中的法水，根据他们的证词，法水没有异常举动。

7月8日，学长和水野在F市大剧院观看表演，但出现在舞台上的不是魔术师法水——而是法水的残尸。

整起案子的关键在于，法水是怎样突然消失，又出现在F市的舞台上。为此，我查阅了法水巡回公演的一些资料，找出了些共同之处。首先，他每次表演魔术的第一舞台不尽相同，(在4月26日的S市公演，5月29日的T市公演，以及本次，使用的都是狱门岛的石屋)但都是厚墙，牢固的密室，最重要的是，这些密室都有窗户。至于这个三十厘米见方，无法让一个成年男子出入的窗户在本案中派了什么用场，我在后面会有详述。

在逻辑上，既然发现法水麟太郎的时候，他身在密室之外，那么这个魔术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法水没有进入密室，第二种是，法水进入了密室后又走出了密室，在这样的分类前提之下，我将对法水密室魔术的可能性进行一一排除，而剩下的情况，就是本案的唯一解。

首先，学长肯定的认为进入密室之人就是你在两个月前见过的魔术师法水麟太郎，所以逻辑上的第一种可能就可以排除掉了。剩下的问题是，如果进入密室的人确实是法水，那么他是怎样从密室中逃脱的？

我觉得途径不外乎三种，密道，门与窗。学长曾经仔细检查过石屋的内壁，但完全没有发现他修筑密道的可能，而身为魔术设计者的水野，也对此没有异议，因此暂不考虑使用密道的可能性。至于大门——如果经营防盗设备的公司可以信任，而其中一扇门的钥匙也没有离开过学长身边的话，那么从门离开的可能也完全不可能。

最后的途径就只有从窗户，可是法水怎样才能通过三十厘米见方的窗户离开密室呢。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终于得到了答案！

瑜伽！

我曾经知道，人在练了很久的瑜伽之后，他们的关节就会发生变化，他们靠肌肉的力量压缩骨骼的间距，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比身体小很多的空隙！

法水是表演逃生的魔术师，他很可能为了表演魔术而进行艰苦的瑜伽训练。我在网上又

搜索到了一些信息，法水在 17 岁那年就凭借华丽的表演技巧和扎实的基本功成名了。在他 20 岁那年，他却借口身体原因而隐退。在销声匿迹五年之后，他又在今年一月宣布复出。一月的表演大获成功，其中最受好评的，就是这个瞬移魔术，结合我前面的推论，我有理由相信，在隐退的五年里，他为了创造出更完美的魔术而苦练瑜伽，终于在五年以后学成，并创造了这个惊世骇俗的魔术。

他要在烟雾的掩护之下拆下窗棂，收缩身体，爬出窗户，再装上窗棂，然后避开外面的围观者。如果他真的能出得来，那么易容混入人群是不错的选择，脱掉显眼的魔术师的行头，混在人群里，因为现场混乱，基本上不会被认出。

用了这种方法，法水就能完成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魔术了。

嗯，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一种解答了：法水事先准备了一身不显眼的便装，等到时间一到就扔出烟雾弹，然后迅速脱掉斗篷，卸下窗棂，收缩身体，从窗户钻出密室，装上窗棂，溜到人群中，然后趁乱走到藏好的微型飞机——很可能是直升机，离开小岛，在路上换好衣服，降落在 F 市剧院附近，然后被埋伏好的凶手谋杀，肢解，这些十几分钟内可能能做到。

出现在舞台上的只有手臂，一只脚，还有人头，这些部分是相对好切割的，用斧子砍的话不用几下就能搞定应该能在短时间进行操作。

这是答案的一种，不过要满足的条件实在很多——

首先，法水能够收缩身体，通过三十公分见方的小孔。”。

然后，窗户上的铁棂，应该是特质的，是看似牢固，但是可以用巧劲快速拆下来，并且再装回去的。

他有某种方法保证自己不被观众看到或者摄像拍到。

岛上要有隐蔽，并且合适停放小型飞机的地方——同时 F 市剧场附近也要有这种场地。

虽然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这个解答似乎有点脆弱。不过，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瞬移魔术，至少有了一种满足人类常识的解释。

这中解答虽然脆弱，但是是我对与此案能够想到的唯一解，也是将种种逻辑上的不可能排除以后剩下的唯一解，我将我的分析思路发给学长，希望这个解答能为学长的破案提供帮助，另外，对于法水要进行瞬移魔术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也需要劳烦学长去现场查证。

门牙猫咪咪 即日

“嗯，是逻辑排除的方法啊。”伤痕看毕，微微一笑，猫咪可真是既聪明又热心的小姑娘，不过也很天真。

下一封是署名等待者的邮件，“这些家伙，要用这件案子打擂台么？”伤痕打开邮件。

伤痕：

恕不客套，关于一直困扰你的这件案子，我已经有了解答。如果我没有计算错误，这次我斗胆要抢在你之前破案了，哈哈。小猫的分析我已经看了，她的解答虽然能够在她自己的逻辑体系下自圆其说，但是明显破绽太多。首先，在一阵烟雾之下从窗户溜出来，并且躲过摄像机的拍摄和观众的眼睛混入人群，这不是理想化的动画和漫画里的镜头，恐怕小猫不太了解在真实的环境下，想做到这一点只能凭借侥幸，他能在十场表演中毫无破绽的表演，必然会使用更加稳妥的办法。

其次，直升飞机的起飞降落的声音都不小，利用这种交通工具也极易被识破，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他从一月份开始的几次公演，都没有人爆出看到有直升机停在剧场附近的传闻。

总而言之，放烟雾弹，变装，逃离密室，偷跑至藏飞机的地方，开飞机至 F 市剧院，

被杀，分尸，这个过程怎么看也不觉得像是十几分钟能进行完的，so，我认为此案应该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小猫在一个问题上命中了要害，正像她的推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当密道，大门的可能性被排除，就只有窗户是唯一的通道，要离开房间，窗户是必经之路。根据小猫的猜测，法水是为了魔术而练习了缩骨术，从而能通过仅仅三十厘米见方的窗孔。不过，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缩骨术表演的视频，据我的观察，进行缩骨表演的时候，表演者要不断的向不同的骨骼和关节施压，从而使身体一部分一部分的通过狭小的区域，而不是一下使身上的全部骨骼变小，然后迅速通过窗口。这个缓慢的过程，无论如何也会有一分钟的时间，而决不是区区几秒就能够完成的，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然后，他要找到藏匿飞机的地方，离开小岛，可是狱门岛太小了，直升飞机带起的巨大气流和轰鸣声怎么才能不让人注意到，只能等待，他要等待人们散去才能行动，这个，又把小猫解答中的矛盾指向了时间。

继续还原案情，我发现时间矛盾无处不在，直升飞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大大咧咧的在市中心降落，而一定是降落在隐蔽的近郊，如此，赶到 F 市的大剧院又需要时间，而谋杀与分尸，也绝对不可能在短短一两分钟搞定——我可没见过这么有效率的凶手。

好吧，我承认，我的突破点就是时间，如果小猫得到她的结论是使用了逻辑排除法，那么我的结论就是通过演绎法得出。

总结以上的矛盾，法水的瞬移魔术，就是偷取时间。

偷取所有在场者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完美而华丽的表演。

当你们踏上狱门岛的那一刹那，事实上已经完全听凭法水的摆布，成为他见证伟大魔术的傀儡，因为，你们的时间是由这个人控制。

在你们夜宿在岛上时，手机和手表被他们在暗中调整了，你们睡的石屋，法水等人应该会保留备份的钥匙，在你们沉睡之际，有人偷偷潜入你们房间，拨快房间里的时钟和你们的手机和手表，这样，在这个与大陆相隔的小岛上，你们就过着提前一个小时的生活，哈哈，这样一切都解释的通了。

当岛上的人以为 20 时已经到来，实际上 F 市的人还在被烟花缭乱的纸牌魔术吸引，而到了真正的 20 时，F 市剧院中人们所看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只是录像。利用这个时间差，法水有充裕的时间从岛上赶到 F 市，当然，也给凶手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谋害他！并把他的部分尸体悄悄安放在地下舞台上。

华丽的瞬移魔术，就这样完美的完成。至此，我对法水的敬佩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高度，把你们诱上孤岛，改变一个封闭空间的时间，利用偷时间的办法完成魔术。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止一个魔术，有人利用法水这个伟大的瞬移魔术杀了他，据我推断，很有可能就是小池。

因为我的解答中，只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小池的电话，这也是法水精妙诡计的一环，他利用电话制造了奇妙的现场感，他在电话彼端不时向你汇报他的所见：‘法水消失了……’，‘有血……’，我不得不说，你被这惟妙惟肖的‘现场直播’彻底的骗了，如果我没有猜错，这时他刚刚处理好法水的尸体，正用沾满血迹的手给你打这个现场电话——他应该就在能看到录像的地方，他可能就在你的附近，窥测你的一举一动，抓住机会，配合他在录像中出现的影像，跟你演了一场完全模拟现场的好戏。

不可能犯罪大师，反而给他们精密设计的诡计做了证人，是莫大的讽刺吧，伤痕，恰恰是小池给了你过多的现场感，才使你对本案的真相无法一窥究竟，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不到真相，是由于你深陷真相之中。

至于小池的动机为何，为什么用分尸的手段，小栗又是为何遇害，这些细节的东西可以由你去解决，我只负责给出一个思路。

哈哈，我帮你破案，你回来请我吃饭，这样不是很公平么？

等待者

伤痕轻轻的笑出声来，阿等还是这么可爱，能在细节的推演上，达到难以置信的细致与缜密，却在一个很显然的地方犯一个很小白的错误，除了他还有谁能做得出。

“阿等，很精彩的推理，不过还要加油。”伤痕自言自语。

伤痕继续看邮件。

不出所料，第三封邮件来自阿范。

团长：

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等学长刚刚兴致勃勃的告诉我他对此案已经有了不胜完美之解答，其嚣张之态，实难用笔墨形容，我与小猫假做高山仰止之状。只见等学长英姿勃发，指点江山，一副……好吧算我说了废话，此等人命关天之事，岂同儿戏。

就在下看来，等待者的解答就是小猫解释的进化版——小猫的解答，在时间上过于局促，而等等的解释，则很好的解决了时间问题。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一个魔术师闲庭信步，游刃有余的完成他的表演，但纵观等等的解答，还有一个地方存疑。

小猫与阿范的解释，都在一个前提之下，即法水在消失的五年里进行了严格的瑜伽锻炼，能够完成高难度的缩骨表演，从 30cm*30cm 的窗户中钻出去，而且他们认定法水所谓的“身体原因”不过是退隐修炼的一个借口，但是，我经过多方的查找得知，有一种传言，声称法水家有遗传病史，而法水也确实患有重度的肝病，如果这种传言可信，我怎么也不能想象法水他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练什么要担负一定危险的缩骨功。

身体疾病，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魔术师不是玩杂耍的，他这项职业的奥义在于欺骗人的眼睛。拼命收缩身体，挤出一个小孔，这种表演，带着畸形猎奇的色彩，实在是只有在畸形人展览才会出现的东西。身为一个成功的魔术师，他的表演应该是游刃有余，挥洒自如，而不是像狗一样在洞里钻来钻去。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能想出来的把戏，应该远高于这种档次。

第三，是小池的电话，他布置心理陷阱的能力再强，我也不认为跟学长通电话时，他的一举一动能做到跟电视上的直播那么合拍，而且，他也不可能猜到学长会跟他讲什么，这种把戏，只有动画漫画才有的理想情况，不可能用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时间，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缩骨术表演的视频，据我的观察，进行缩骨表演的时候，

第四，表演者要不断的向不同的骨骼和关节施压，从而使身体一部分一部分的通过狭小的区域，而不是一下使身上的全部骨骼变小，然后迅速通过窗口。这个缓慢的通过的过程，无论如何也会有三四分钟的时间，而决不是区区几秒就能够完成的，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不是一颗效果微弱的烟雾弹能够给的了的。

学长你说过，他扔下的制造混乱的烟雾弹，效果并没有持续太久，几十秒的时间，他真的就能爬出窗户么，而且，烟雾弹的烟雾是从窗口弥漫出来的，如果魔术师自己的身体塞住了窗口，就不会有烟雾溢出，他的逃跑手段就一目了然。

基于以上的几个理由，我能断定他的逃脱手段不是从窗口爬。

一个神经质，完美主义者不会使用这么不具有美感的方式，所以，看到小猫和等等的解答，我的唯一想法是另觅其他的途径。

你肯定已经看了小猫和等等的解答，他们几乎已经逻辑清楚的论证了，理论上只有从窗口离开一条途径，真的只有窗户？我要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逻辑不严密。

还有一种可能是：法水麟太郎破墙而出！

破墙而出，学长一定以为我在开玩笑吧，请看看我怎样完善自己的解释。

先审视小猫与等等的解答吧。

无疑，小猫是最为天真可爱的，不愧是你最为爱护的社员，她对这个案子中的每一个人充满了信任，这很好，很和谐，很温暖，但也是最笨的方式。作为一个推理爱好者，应该时时刻刻抱有必要的警觉和怀疑。等学长也没有辜负他头脑灵活，足智多谋的名声，他的解答比小猫更进一步，出于对时间的敏感，他怀疑到了小池参与共谋，但是他的解答却还不够说明所有问题，矛盾依然存在，所以，我有理由做更加大胆的假设——

所谓的现场直播，是一整场人串谋的表演，小池是，樱花是，在场的记者，摄像，统统都参与了这场阴谋，先不论他们帮助法水完成魔术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必定有什么动机，因为这就是唯一的真相。

一旦有全岛共谋的前提，一切矛盾之处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法水和他的同伙把一切设计的天衣无缝，双保险门锁，无密道的密室，窄小而无法通过的小窗，这一切都是让学长和同为魔术师的水野替他们提供一份有力的证词——法水完全处在一个密室中。

那么他是怎样逃脱密室的呢？很简单，走出来的。

但是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密室，在你们离岛的一刹那，就相当于不存在了。

这个诡计的核心部分就是，魔术之屋根本不是在午夜时分炸毁的，只要你们一离岛，大家就一拥而上，齐心协力将石屋破坏，法水麟太郎就会大方的从石屋中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逃脱之术了，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完，单单讲到这里的故事，没有办法解释在现场直播中魔术师的神秘消失。

剩下部分更为精彩，法水乘船离开，岛上众人在20时左右在现场直播的过程中，演了一场好戏，他们找了一座一模一样的石屋（为了魔术表演而修建两座一样的石屋，应该不成问题的吧）——当然，在夜色中估计你们也分辨不清周围的环境（这也是魔术表演要安排在晚上一个原因），而这座石屋，也早布置的跟法水进入的魔术之屋一样。伤痕和水野，一个是不可能犯罪方面的专家，一个是魔术设计师，也这样被他骗，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见证者。当然，进入这个屋子的人并不是法水，而是一个跟他身材类似的人，他穿上与法水一模一样的衣服，脸上涂抹油彩，又戴上法水一样的能遮住大半个脸的假发，在夜色中就与真正的法水麟太郎酷肖，他进入石屋——这石屋虽然外观与原来那座没什么区别，但是它的门可以不锁，它也可以有密道，在现场直播过程中，会有人配合他从石屋中逃脱——仅仅是逃出镜头的范围就可以，他可以推门逃出屋子，躲着人群中，也可以从假屋的密道溜走——这就可以制造出无穷种可能性。

而表演的另一段，则由法水来完成，他只需要找准时机，出现在舞台上即可，这么轻松的魔术，又能获得如此的成功，真要佩服法水的超人的想象力啊。

最后的一个演出，就是全岛的人集体作证，一口咬定岛上的石屋在午夜时分被炸毁。

这个诡计之所以巧妙，是由于石屋的墙壁十分厚重，（你曾经提过是四十厘米见方的石块砌成的，所以至少有四十厘米厚吧），所以没有人考虑到打破墙壁走出去的可能，这可能也是人固有的思维盲点吧。

突破厚实的墙壁，为自己开通一条通道，法水同时也为凶手提供的更为灵活的作案可行性区间——在人思维盲点的基础上，可能作案的时候凶手拥有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而无不在现场证明的时候，法水正好端端的被安全牢固的密室包围，凶手使用这种行凶方式，就能轻易的脱罪。

这样不仅找出了杀人方式，又找到了使用这种手段杀人的动机，我的解答，使凶手的行为符合逻辑，

至于法水是怎样说服他们成为自己魔术中的演员，这个我也不得而知。从你的口中得

知法水的表演有某公司的资助，如果是跨行业跨领域——譬如演艺界，医药界，也许能够使利用在此领域的地位，迫使小池和樱花成为这场魔术中的角色。

我的这种解答，虽然可能像是胡思乱想，但在此理论下却能够解释本案的一切，因此我认为我给出的解答已经中了此案的核心。

嘻嘻，我猜学长看到我的解答一定蛮激动的，现在我就不打扰学长查案了，不过看在我认真的帮学长解答本案的面子上，学长在今年的最佳新人评选中可不要忘记我哦。

范

看完学弟学妹的解答，伤痕不禁莞尔，认真，执着，哈，他们会是不错的新人。可以看到他们的不断进步，可是……这三重解答的任意一个，都不可能是解释全部的解答。

不过，很有启发，伤痕觉得自己一点点想法渐渐拼凑出来，他回忆起以前看小说时的感觉，阅读那些真正站在峰顶的推理作品，当得知真相的那一刻，他的头脑就像浸入林中湖泊：冰凉清澈，视线前所为有的清晰，但世界又在漂荡。

伤痕有一种预感，越是华丽的案件，其解答越可能明确而简单，就像这桩案子，答案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却抓不住。想不出，但并不觉得痛苦，而是享受暂时不能把握真相的片刻。

“费解的案子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伤痕耳边响起。

“哈，是森村警员。”

“愁容满面真是不适合你这小子的表情啊。”

“你不是在负责连环杀手的案子么，怎么会在这里。”

“……”森村警部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理解的复杂表情。

伤痕感到宛如雷击一般，“难道……”。他想到了法水尸体呈现的状态，分尸，部分肢体和器官的缺少。

“是啊，不过这个目前也只是猜测，因为这宗案件虽然与连环杀人案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也有很多不相符的特点，比如作案的时间，其他的作案时间都是深夜，这宗是晚上8时，但能够确定的是，包括法水在内的受害人遭到杀害的第一现场，都不是残尸的遗尸地点。石屋被炸毁以后，还原现场差不多不可能了。”

“凶手——姑且认为炸毁石屋的人是凶手，他炸毁石屋可能是想消灭一些留在现场的证据？”伤痕说。

“我们也是这么认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了，警方在清理现场时发现，石屋地下确实没有通向外界的密道。”森村停了一下，又说，“那座石屋真是牢固，水泥和岩石搭建，墙壁也很厚实，不知道需要破坏这样石屋要使用多少炸药——嗯，或者炸药的来源也能够成为一个追查的线索。”

伤痕若有所思的点了一下头。他紧紧盯着他绘制在笔记本上的简图，脑海中刚刚与森村对话不断在脑中播放。

“如果是这样，我的确是疏忽了。”伤痕突然感到轻松，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线索，然后连着法水的消失魔术，凶手是怎样做下物理上无法解释的杀人，他脑海中盘旋忽然加速转动使他眩晕，一刹那，他全部领会了，他动手在简图上涂改着，“这样，这就是结果吧。”

他改动着简图上的某处，结果一目了然。

伤痕又微笑了。

案子解开了。

“森村警部，请您召集本次事件的相关人士，法水的瞬移魔法之谜已经解开了。”

★挑战读者★

推理小说一直都是骑士游戏，我追随柯南道尔、艾勒里·奎因、岛田庄司的步伐，斗胆向各位读者发出挑战，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摆在各位面前，本作不含叙述性诡计、不存在超自然的解释，请开动您的智慧的大脑，给出一个最合理的解答。

出于公平性的考虑，大家可以自动排除以下几种可能性：

- 1 不存在全岛的串谋
- 2 进入密室大门的确属法水麟太郎本人
- 3 法水麟太郎并无双胞胎兄弟
- 4 伤痕和水野对魔术之屋的地板和天花板以及内壁外壁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认为并无内部通向外界的密道，他们的判断无误。

那么，请您回答下面的问题：

- 1 法水是怎样完成由狱门岛的密室到 F 市的瞬移的？
- 2 本案的凶手是谁？

门牙猫咪咪 敬上

真相

晚上，人终于到齐，

房间里的气氛有点复杂，大家各怀心事又假作轻松，小池旁若无人的点了一支烟，闷着头一通猛吸，空气不好，但也没人提醒他，他就一支一支的抽下去，整个屋子就被烟雾笼罩了。樱花依旧是一脸疲劳，她一直拿着手机发短信，可能是想缓解紧张。魔术评论家水野则拿出一根细绳，很快的打上一连串很复杂的结，随即又解开，手指极其灵活。

两位警员不耐烦的坐着，他们低声交谈，排解烦恼。

“不好意思，这次请大家来，是想解决基于著名魔术师法水麟太郎的瞬移魔术进行的谋杀案。”

所有人静下来，眼光在伤痕的脸上集中，静静等待对伤痕的解答，一言不发。

“此案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要还原法水被杀的现场，就要破解他的瞬移魔术。根据法水麟太郎的剧团的人供述，对这个魔术的原理，法水一直是保密的，知情人只有法水和他的助手小栗虫太郎。所以一旦这两个人都被杀，这个魔术的原理就变得无从下手。本案也就随之变成了悬案。

其实，这个魔术简单之极，而又精巧之至。我要承认的是，破解这个魔术凭借的一点运气和灵感。魔术一旦被人看破，这起残忍的杀人事件也就随着告破。我很遗憾的宣布，能够犯下这桩罪行的人，只有在法水进入魔术之屋当晚，在岛上的诸位了。

第二，谁有机会杀人——也就是谁，具备杀人的客观条件。在法医鉴定的过程中，小栗的死亡时间区间是 7 月 8 日的 19 时~22 时之间。所以我翻过了各位的证词以后，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水野，小池，樱花，凉子，你们在小池的死亡时间区间内都拥有很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也就是说逻辑上，只有你们能犯下这桩案子，但是同样的逻辑又能替你们洗脱嫌疑，我将所有关系人的证词做成的时间表截取下来：（以下是樱花和小池）

18 时 40 分，樱花才回到魔术之屋，因为起床之后花了过多的时间修饰外表。

19 时 50 分，法水拨通伤痕的电话。

直至 20 时，法水表演瞬移的时候，两个人都能确定彼此没有离开过对方的视线，这点由现场录像的一些片段可以证实。

20 时整，法水表演的魔术使在场的观众和记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惊吓，小池在两个窗

口处仔细观察，认定法水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瞬移。并将现场情况在电话中传达给伤痕。

20时15分，在确定现场直播已经掐断的之后，在场的工作人员向大家宣布，刚刚出现的血迹是魔术的设计，让大家不必惊慌，并感激大家的配合。

20时30分大家离开现场，记者和小池约定21时在客厅集合，继续打牌。

21时10分，大家陆续来到客厅，突然有人接到电话，告知了法水的死讯，大家惊慌失措。

21时30分小池在电话中将法水遇难的消息告诉樱花，樱花悲伤过度，小池和几名记者前往樱花的房间安慰。

22时20分，樱花在大家的安慰下服下安眠药睡着，小池和记者离开樱花的房间，回到客厅继续讨论。期间若干人离开客厅，但都在十分钟左右回到客厅。

（以下是伤痕和水野）

18时35分两人用餐完毕，步行15分钟到达剧院，根据剧团的安排在最前排就坐。19时整，表演开始之后，除了水野去过一次洗手间，伤痕出去买了两听可乐，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19时50分，伤痕接到小池电话，并一直保持连通状态至20时10分。

20时10分，舞台上出现法水的部分尸体，两人马上决定由水野和凉子回到岛上确认石屋是否是杀人现场，伤痕则留在F市寻找失踪尸体。但是水野尚未启程，警方赶到，水野伤痕作为证人在警局作笔录至当晚23时40分。

“好吧，我们就先从小栗被杀一案入手。”

伤痕环视四周。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所掌握的，小栗在7月7日到7月8日的行动。7月7日，带我来到餐厅，随即跟随法水去准备魔术，晚上的魔术没有露面。

7月8日，打行动电话叫各位起床吃饭。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实际上，小栗的行踪一直就非常飘忽，我们暂且假设，这位除了法水以外唯一对魔术的核心诡计知情的人，为了表演的需要，离开了小岛，前往——比如说，F市，帮法水准备魔术。

从7月8日开始，小栗的行踪对于警方来说，完全是空白。

现在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谁能告诉我，小栗在7月8日晚19时~22时的具体行踪？”

大家一怔，然后不约而同的摇头。

“嗯，当然，你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他当时在什么地方。因为作为一个魔术的知情人，他当时的行动其实是作为魔术秘密的一部分，是需要保密的，所以矛盾就出现了，如果是外人作案，不确定小栗的位置，又怎么能杀害他呢。只有得知魔术内情的人才知道小栗在案发时的具体位置，也才具备犯案的可能。

大家的不在现场证明已经由警方查证核实无误。如果是这样，本案的所有关系人物就都有了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因而不具备杀害小栗的可能性——除了一个人。

既要知道魔术的秘密，又不会被警方调查不在现场证明的人——法水麟太郎本人。

“法水……可是他……我们亲眼看到……”

“人的眼睛有时候会欺骗自己，特别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法水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是以欺骗人的眼睛为职业的人。

回忆一下当时剧场的情况，大家被岛上魔术师的突然消失吓了一跳，刚刚在主持人的暗示下平复心情，齐声数着倒计时，现场的灯光昏暗，配乐有些诡异，随着倒计时，舞台慢

慢上升，法水的残尸慢慢升起来——面对突然出现的尸体，大家早已经惊恐万状，场面顿时失去控制，但是，以我和水野的距离，还是可以确认虽然满脸是血，但那个人头的确是法水的没有问题，而这个程度的露面，正是法水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们想上舞台去确认，却发现正有一个烟雾弹在嘶嘶冒烟——观众们以为是炸弹，纷纷忙着往外逃，场面越来越混乱，等到烟雾散去，法水的尸体已经不翼而飞。凶手为什么要让法水的尸体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又为什么要让尸体消失，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太久——因为凶手有理由让大家以为法水已经死了，但是又不能让人靠近检查，因为这个‘死亡’，经不起任何检验。

有人趁乱跑上舞台，带走了法水的残尸，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也是法水麟太郎经过精心安排想看到的一幕。

那个头的确是法水的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法水当时真的死了么？根据种种线索表明，法水麟太郎当时必然还活着。他利用道具人偶的手脚涂上血，并且自己躲在空的舞台之中，只露出头部，做出已经死亡的样子。当烟雾弹开始作用，正是他自己而非别人，趁着混乱，收走了这些‘尸块’，并迅速离开现场。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杀掉小栗。

基于某种理由，当然，我们一会还要说明。我能够确定小栗当时还在岛上。法水趁着夜色潜入岛上，找到小栗，法水用某种借口说服他跟他前往F市，之后，在F市杀了小栗。并且杀人弃尸。

不过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另一具尸体，虽然残缺不全，但是仍然被警方认定，那确实是法水的尸体无疑。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法水在作案之后，又被另一人所杀，并且为了混淆作案时间，法水被切去了部分肢体后浸泡在海水中——凶手不希望法水的真实死亡时间被发现，因此取走的部分包括了胃部，因为消化系统很容易使用消化程度的方法来精确的确定死亡时间。由此，法水麟太郎的死亡时间区间被大大拉长了，所以在法水验尸报告出炉以后，回想法水的尸体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幕，不会有人认为那时他还活着。

在凶手的布置之下，两具尸体的陈尸现场相距不远，手法相似，这让人很容易的感觉两桩命案为同一人所犯下，这样利用法水的死亡时间差，为自己制造了小栗这桩命案的不在现场证明，同样能使人以为自己与法水命案无关，这个，正是凶手高明的地方。

好了，之所以集合A：能够杀法水的人，与集合B：能够杀小栗虫太郎的人 没有交集，是由于在凶手的设计之下，法水受他的利用，替他犯下小栗的命案。奸诈，阴险，极端的智慧和残忍，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形容这位凶手。

不过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小栗会惹上杀身之祸呢。在这里我要进行大胆的假设，是由于小栗是魔术原理的知情人。

虽然小栗命案是由法水犯下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感到困扰，但是法水的瞬移魔术着实让我烦恼了一阵，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可爱的学弟学妹，对法水瞬移魔术原理的猜测。”

在伤痕的示意下，几位警察把打印好的三份解答分发给大家。

大家好奇的翻阅着。

“大家觉得如何？无稽之谈对吧。我要承认，我的这几位社员的想象力有点过分的丰富了，但是他们的解答对于真相的揭示却很有启发。

首先看小猫的解答，她的解答思路是使用排除法，她认为，在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性，即法水从开始就没有进入密室，和法水曾经进入过密室以后又出来了。根据我们的证言，进入密室的的确是法水麟太郎本人，因此，在法水进入密室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她又排除了暗道和大门，剩下的就只有窗户，窗户大小一定，所以小猫推断法水的关节异常，可以通过比自己身体小的地方。

结论：法水在烟雾中偷偷从窗口钻出，随即乘飞机赶往F市。

接下来的解答是等待者，他成功的找到了小猫解答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他认为，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条件，方便策划者偷偷的修改时间，岛上的观众实际上是在 19: 00 目睹了法水的消失，而 F 是剧院的观众们 20: 00 看到的法水消失，实际上是一小时前的录像。然而这个解答虽然看似合理很多，但实际上确不可能是真相，首先，修改客人房间里的闹钟，并且修改客人手机上的时间，最好的时机在 7 月 7 日晚上，但是谁要留在岛上，谁要前往 F 市，是第二天决定的，全部修改必然会出现破绽。这个小证据，推翻了等待者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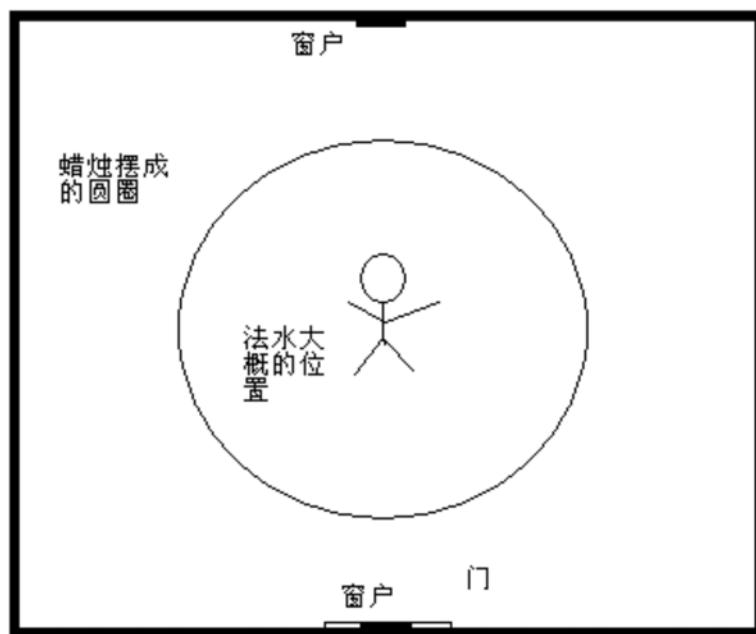
阿范给了大家第三种可能，全岛的串谋。他敏感的注意到魔术之屋受到了破坏，由这个线索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断，他认为，石屋被破坏并不是在 7 月 8 日晚，而是在 7 月 8 日白天，在我和水野离岛之后，全岛的人集体串谋，把石屋打开，放出了法水，然后找了一个与法水身形相近的人化装成法水的样子，进入到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石屋，而真正的法水已经前往 F 市。

这三重解答依次递进。无疑，阿范给出的解答很富有想像力而且华丽，但是条件确非常苛刻，全岛串谋，他可以说赞助法水魔术的 V 公司资助了小池的实验室，或者是樱花的演艺公司隶属于 V 公司，但是我非常好奇，如果我选择留下，他们要怎样说服我陪他们表演这场魔术。”

“哈哈，我要以科学家的诚实向大家保证，我可没有帮他们做伪证啊。”他看看樱花，樱花的一脸憔悴。“我能连樱花小姐也一起保证，在岛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起。”

伤痕笑笑说，“警方已经调查清楚各位的证词，认为大家的确对法水的魔术不知情。我们现在必须要从‘串谋以外’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伤痕拿起一张纸，“请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岛上时绘制的‘魔术之屋’的平面图，请大家看看，可以说，这个图上的一点小错误造成了法水‘瞬移魔术’的不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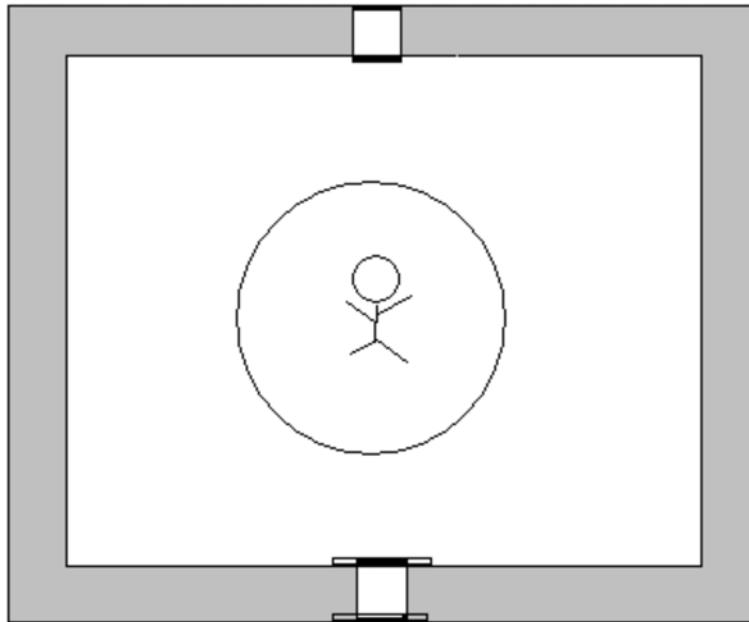
大家都好奇的围上来仔细看图。

“我记得魔术之屋就是这样的，差不多是方形，门窗的位置也没有问题。”樱花轻轻的说，“错在哪里呢？”

“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小池慢吞吞的说，“嗯……难道……”

小池大惊失色，“的确。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那里！”

伤痕微笑着，从桌上拿起另一张绘好图的白纸：“请大家看看这个吧，法水的瞬移魔术中的秘密，其实只用一个字就可以解释，那就是‘墙’，在刚刚的那张图上，我忽视了墙



的存在，所以注定无法破解。

首先解释一下墙为什么会这么厚，这座石屋在搭建的时候是直接在岛上的小山取用石材，为了使用方便，每块石材都是 40cm 左右见方的，因此，墙壁天然就有 40 多公分的厚度。

墙在魔术中，起到了双重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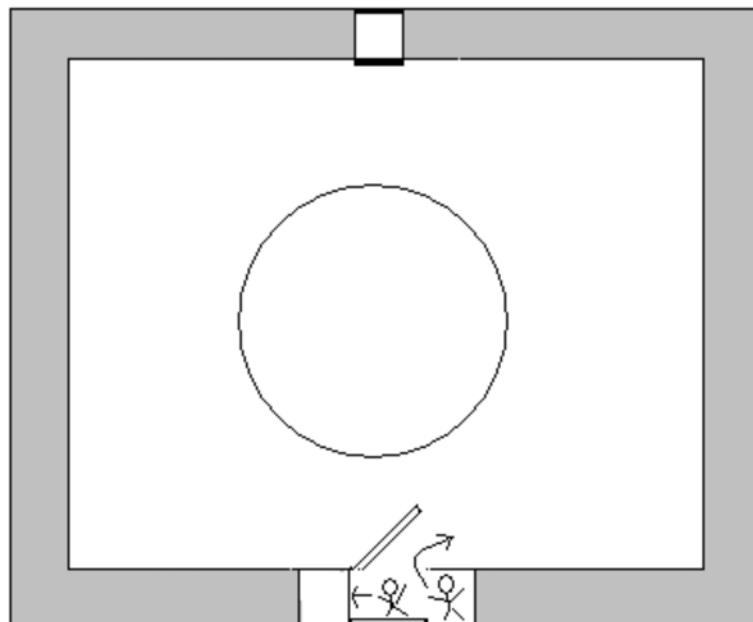
刚刚大家可能还记得，小猫将所有可能性分成了两种，一是，法水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密室，二是法水进入密室后又出来了。而利用墙壁，出现了第三重可能，法水既进入了密室，又没有进入密室。”

在场的听众一脸困惑。

“因为在墙上有夹层！”

“这栋石屋是被改造过的，在门的两侧分别凿开了一个暗室，暂时我们称为暗室 A 和暗室 B，暗室的口用涂了水泥的木板遮蔽。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心理陷阱。法水曾经让我们进入室内检查有密道，我们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认为如果有密道，一定是入口在石屋的内部，而另一端在石屋的外面，完全忽略了‘墙’可以通行的可能。当然，我们在仔细检查了石屋的内壁和外壁以后，完全没有发现破绽。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法水进入石屋，关外面的门，他没有进入石屋内部，而是迅速进入门一侧墙壁的夹层中，暂且称作夹层 A。而在大门另一侧的墙壁夹层 B 中，事先已经躲好了一个身材体型打扮跟法水一样的人，在法水藏入夹层 A 的瞬间，他从夹层 B 中走出来，进入密室，并关上内侧大门。我们看到他走进密室，自然会认为那人是魔术师法水，谁都没有想到，法水只是通过了第一道门，却没有通过第二道。这样，法水就完成了他‘既进入密室，又没有进入密室’的惊天诡计。



大家确认过进入密室的人是法水，可是从未怀疑过密室里的那个人不是他。而真正的法水，正站在窄小窒闷的墙中夹缝里。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法水还是处在一个密室当中，他被锁在外门和内门的中间，一般而言，根本无法逃出这个狭小的空间，这是由于内侧大门的钥匙在我手里，而他的替身被牢牢的锁在里面，法水要重新获得自由，一定要突破外侧的大门。

只有一个人能够帮法水麟太郎逃出密室，他掌握着外侧大门的钥匙，也是杀害法水麟太郎的凶手——水野英夫。是你在监视时打开了外侧的大门，让魔术师法水麟太郎重获自由！”

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水野。

他的脸上隐隐的出现一丝慌乱，但是还在努力维持着表情平静。

“我会帮助他逃离密室？无稽之谈。”水野的满不在乎似乎有点勉强。他半身后仰，脸孔隐没在阴影中，让人无法辨认他的表情。

伤痕清了清嗓子，完全无视水野的抗议，莫名其妙的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

“我喜爱推理小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推理小说中的诡计，时常是带有至繁或者至简的极端色彩的把戏。这两种形式的诡计，无一不展示着美丽的人类智慧，前者的代表如列车时刻表，或者复杂的机械密室——虽然这种类型的诡计通常并不受欢迎，而且经常把人搞的晕头涨脑，但是一旦有耐心读懂这个诡计，读者无不叹服于作者的缜密头脑。虽然这样，但是更加令人赏心悦目的诡计无疑是用简单的方式来解方向决复杂的谜团，在这类小说中，作案的方式和线索，常常指向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关键点，却也是人们思维的盲点。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就是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阅读这种作品的美妙之处在于，真相一旦揭露，就会给读者带来醍醐灌顶的顿悟，这就是华丽谜团和简单解答碰撞下的犯罪美学。这类案子，常常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概括全部真相和核心诡计，出于职业道德，我不能给大家举例。我之所以提到谜团的简繁，是因为这个案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理。在看似复杂的案情背后，真相是最最简单的，清楚的。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解决了‘魔术师怎样逃离密室’，在这个诡计中，简单的真相可

以用‘墙’，来概括。而表演的第一个高潮，‘魔术师替身怎样从密室中消失’同样利用了墙壁。”

伤痕顿了一下，脸上兀自绽开一丝微笑，似乎真相令人快乐。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看到的法水消失的瞬间，他突然扔下准备好的烟雾弹，弥漫的烟雾包围了石屋，烟雾在持续了十几秒以后慢慢散去，而石屋中的‘法水’不翼而飞，然后，记者和在场的客人急忙凑近窗子向屋内窥探，确认法水已经消失。

“我当时就在场，”小池急急忙忙的插嘴，“为了保险，我在两扇窗子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他确实已经离开，我也没有看到密道口打开或者暗门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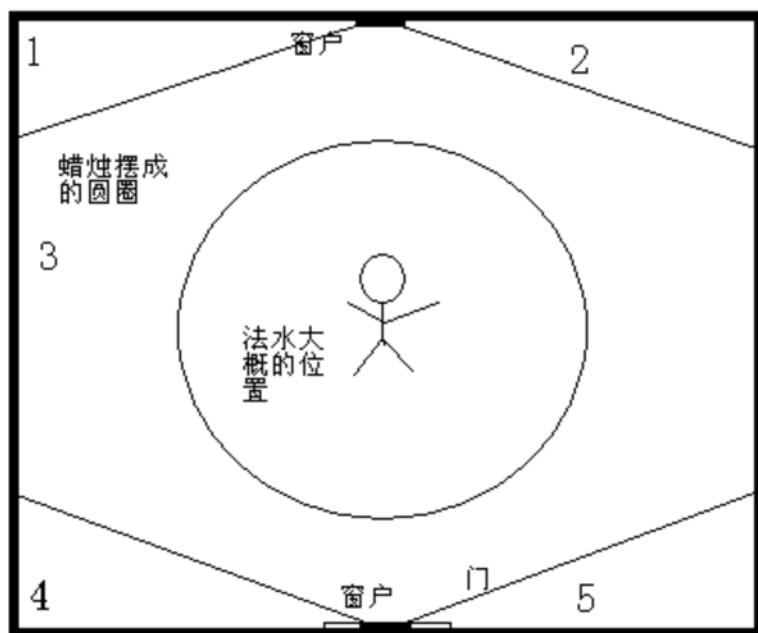
“根据小猫使用的排除法，门与暗道均被排除，而窗棂经过警方的调查，是牢牢砌在水泥中的，因此，从窗户离开的把戏也完全行不通。至于等待者认为岛上的人为了配合魔术改动了时间，也不太可行，因为大家的手表，手机，笔记本电脑，一一改动并不现实，至于阿范认为的，有双子屋，在警察的调查下也宣告不成立。至此，‘法水’离开石屋的全部可能几乎都被排除了。”

“全部？可是我们明明看到他消失了啊。”樱花有些怯懦的说。

“没错，你们看到他的消失，他就是这样利用人的心理盲点，因为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消失≠离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号称‘魔鬼会带我走’的‘法水’没有离开，他进入了‘魔鬼的领域’。”

“魔鬼的领域？”大家哗然，面露惊恐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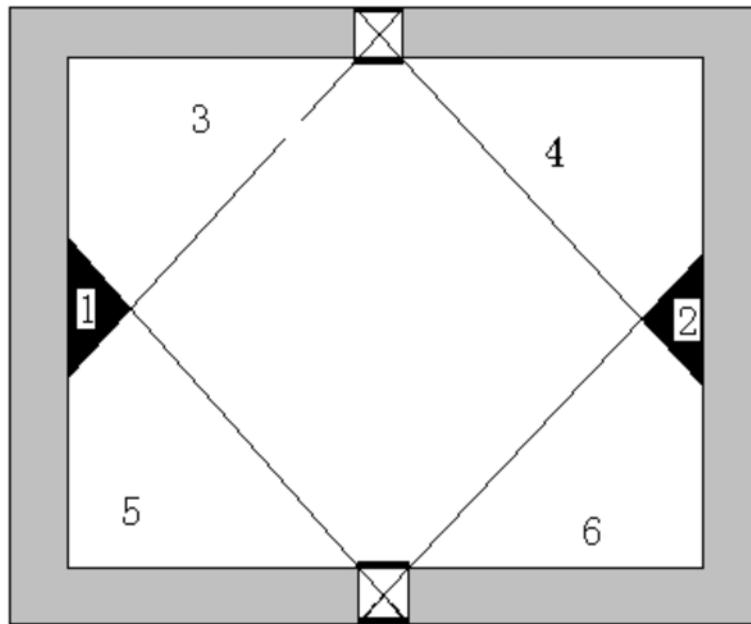
“的确如此，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屋子有两扇相对的窗户，大家就会认为这间屋子在视觉上是通透的，在一般情况下也的确如此。”伤痕拿出另一张图。



这是没有考虑墙壁因素的情况：在其中一侧的窗口可以看到的范围是区域 1, 2, 3，而在图上部的窗口，能够看到的范围是 3, 4, 5. 因此，两侧的观察者的视野，能够覆盖整个石屋内部。也就是说，一边窗户看不到的地方，绕到另一边就完全可以看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石屋内部没有任何视线的死角。

“然而，法水的表演现场的石屋墙壁，是以 40cm 见方的石块砌成，具有不能忽略的厚

度，而这墙壁的厚度，就是产生魔鬼领域的原因。



大家请对比这两张图，在忽略墙壁厚度的情况下，窗户两侧的观察者可以将石屋内的所有情况一览无余。但当我们考虑了墙壁厚度这个因素之后，整个石屋的状况就会发生完全的颠覆。或者说，就是产生了意识中想都没有想过的视觉的死角。

大家看看这第二张图，由于墙壁阻挡了部分视线，一侧的观察者会明白自己的视觉存在 $1+5+6+2$ 这范围内的死角。但这一侧的观察者会自觉的认为另一侧的观察领域自然覆盖了他视觉的死角。同样的，另一侧的观察者虽然明白自己的视线死角范围是 $1+3+4+2$ ，而他同样也会认为这部分死角可以藉由绕到对面的窗口观察而消除。但其实，由于墙壁和房间长度的原因，整个房间即使从两侧进行观察，都依然神奇的产生了一部分死角，就是两侧窗口观察者视线死角的交集，即 $1+2$ 。这个部分从窗外无法观测到，像是凭空从石屋内被魔鬼偷走的空间。

至此，‘法水’消失之谜的真相就显而易见了。当现场被烟雾弹的浓烟所笼罩时，他无需像僵尸爬出棺材一样奋力的夺门而逃，也没必要像个可怜的印度僧侣一样扭曲自己的软骨从窗户口费力的挤出去。他所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在烟雾的掩护下，堂而皇之的走进那‘魔鬼的领域’，他就这样站在那里，却不可能有人发现，他只需要等待魔术结束以后被放出石屋。

但是，这次魔术结束后，等待他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突如其来的死亡。石屋内的这个‘法水’替身被谋杀的时间，实际上早于真正的魔术师法水。充当替身的人就是魔术的第二个知情人小栗虫太郎。他之所以被谋杀，是因为他是魔术秘密的知情人。凶手利用他的死亡，不但掩饰了自己利用魔术程序来杀人的手法，而且利用法水之手为自己制造了不在现场证明。

在7月8日夜晚，我与水野目睹了法水的尸体出现在舞台上，随即又消失。这种诡异的状况下，我们临时决定，两人分别从两个方向调查此案，水野要求去岛上检查石屋，而我则留在F市对法水消失的残肢进行搜索，于是，我将石屋内侧门的钥匙交予水野，我想，虽然水野因为警察赶到，要求我们在场的有关人员留下做笔录，水野没有成行，但是他一定

将钥匙交给了躲在剧院中的法水。

当时我们在警局录口供，所以完全不可能被人怀疑到，而那个时候的‘死者’魔术师法水，则按照他和水野之间的约定，趁着夜色潜入岛上。他打开两道门，要求他的助手和替身——小栗跟他一起离开，之后，后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F市的海滩上被他勒毙。

但是，法水本人的命运并不比小栗强到哪去，当7月9日0时前后，水野录完证词，两人在海滩碰面，他的生命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水野眼神空洞，脸色苍白，嘴角轻微的颤抖着。他的表情似乎在宣布，他已经放弃了抵抗。

“凶手已经非常明了，然而本案还存在很多疑点，譬如，法水的尸体为何会被肢解，当然，其中的一重原因是头部，手臂和一只脚方便他趁着烟雾收好残肢离开舞台，造成尸块被人取走的假象。并造成恐怖血腥的效果，方便在混乱中逃脱。而另一重原因，直指本案的动机——这个，比我更了解情况的人应该是森村警官。

提到动机，要从6月底说起，那时，森村警官参与调查的一桩案子陷入了焦灼的状态，我很荣幸的能够帮他解决了一点小问题。这桩案子是一场连环凶杀案的其中一件，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古怪的系列凶杀：作案时间没有任何周期，作案地点分散在四五个城市，受害者除了都比较年轻以外，都没有明显的共同特征。犯案手段非常残忍，所有受害者均被分尸，而且部分身体被取走丢弃。本来，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将这两个案子联系在一起，但是法水尸体被发现的状态，让两个案件似乎出现了联系。

当我对两桩案件的关系产生了怀疑的时候，我学弟学妹在对本案的解答中，提到了两者联系的关键线索。在小猫的解答中，提到了法水公演的时间和地点：4月26日的S市公演，5月29日的T市公演。而我在时间中发现了惊人的巧合，因为在4月25日，5月28日，分别在S市和T市发生了连环杀人事件，这表面上可能只是巧合，但是进一步调查就会发现，连环杀人案件总是追随着法水的公演。在法水在N市公演当天，我就是因为被警局请去讨论这起杀人分尸案的案情，所以才没有能够观看法水的公演，而法水则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在F市的公演时邀请我去做见证。我才能够亲临此案，见证神秘的瞬移魔术。

以此为线索仔细调查，森村警官发现，一共六起杀人分尸案的时间与地点都与法水的公演时间地点相一致——我想，这并不是巧合。”

“难道这个连环分尸案与剧团有关？”小池一脸惊愕。

伤痕没有理会小池，而是转身面对水野。“法水麟太郎犯了错误，他玷污了你的魔术。是不是？”

水野默默的低下头。他的手在阴影中微微发抖。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不，你不理解！”水野的声音带着哽咽，似乎有什么在喉咙中奔腾欲出。“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瞬移魔术设计者。”他沉默了一会，又开始说，在室闷闷热的夜晚，他的声音却带着冰一般的深寒，“我与法水相识是在一年前。当时，我在魔术的表演上出现了很大困难，魔术界对我的评论是，有魔术必要的智慧，然而却缺乏表演的天赋。我能设计出很多宏大，巧妙的诡计，但却无法在舞台上挥洒自如。我的表演质量每况愈下，恶评也扑面而来，正在我的经纪公司暗示我要取消我的全国巡演的时候，我接到了法水的电话。我听说过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魔术师，但是他年纪轻轻就患有不治之症，早早的脱离了魔术界。我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到他的住处，那只是旧的公寓，家具也不及我想象的华丽。在那里，我见到了法水这个脸色蜡黄，身体，极为瘦小的年轻人，跟我在舞台上见到的魔术师法水简直不像一个人。

那天是我魔术生涯的转折点，我跟法水进行了一次长谈，虽然他的身体不济，但是那次的谈话进行的非常愉快，他能够理解我的魔术理念，他也认同我的诡计，并称我为本世纪最伟大的魔术设计者。在最失败的时候，有人能够理解自己，这让我欣喜若狂，虽然他那时

也只是一个破落的，重症缠身的，曾经的魔术天才。

我没有的特质，正是法水麟太郎所拥有的，我见过他在舞台上的风采，挥洒自如，犹如骄傲的王子。瞬间，我有了一个计划，我激动的告诉法水，我们合作，我来设计，而他则施展表演上的天赋。如果是理解我的魔术师来表演，我愿意在幕后接受观众的掌声，法水对我的建议也颇为认同。

但是，唯一的困难在于法水的身体，他患的是严重的肝病，时好时坏，唯一能够治愈的办法是，移植肝脏。然而肝脏的捐献者非常稀少，需要者却非常的多，而且高昂的费用却不是一个被经纪公司抛弃的破落魔术师能负担的起的。法水当时几乎已经丧失了生命的希望，只是一天一天等死。

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放弃，在那段日子里，我天天鼓励他，我对他发誓，我一定要设计出专为法水打造的魔术，然后我们利用这个魔术赚钱，为他筹集手术的费用。经过了几个月痛苦的煎熬，可能是法水真的受到上天的眷顾，我终于得到了我生平最伟大的一个魔术，就是大家看到的瞬移。这时正好有位推理小说家写了一本叫《异想天开的瞬移魔法》，这本小说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其中的主角二阶堂鬼子，又是我和法水都很欣赏的魔术师，于是我们决定以此为契机，以向二阶堂鬼子致敬为噱头，推出这个瞬移魔术，我们叫它，最后的瞬移魔法。

这款魔术算是我送给有知遇之恩的法水的礼物。因为法水瘦弱的身材，是表演这魔术的一个关的特质，这样他才能藏入狭小的墙缝，也方便他的替身能在视觉的盲点中巧妙的隐藏，这就是只有法水才能表演的魔术。

我们将我们的设计告知我的经纪公司，公司惊叹于这个魔术的巧妙，愿意为我们的魔术进行投资和宣传，我们则利用公司建设好的石屋进行练习，但不幸的是，法水的身体一直在恶化，我们甚至不确定法水在定在明年春夏的公演时是否还能站着出现在表演中。

那阵子法水的心情一直不好，我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做痛苦的抉择。终于有一天，法水告诉我，想将公演的第一场提前，原因是等待的移植器官有眉目了，他想先表演一场，为器官的手术筹得一点费用，我和公司都觉得可以，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一场的公演，效果不用说了，看看各大报纸对这个魔术的盛赞，就知道了。恰恰因为对我们魔术的赞誉过于铺天盖地，才让我完全忽略了报纸上同时报道的残忍的杀人事件。

但是为了我跟法水能够继续顺利合作，我经常在报纸上攻击法水的魔术，好让外人以为不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场表演刚一结束，法水就进入手术室进行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法水的身体日益康复，只需要服用少量的抗排异的药物。

渐渐我注意到法水的魔术与连环杀人案在时间和地域上的联系，我渐渐知道了，法水在当日移植的肝脏从何处得来。他亲手取得——他利用我的魔术，为自己取得了牢固的不在现场证明，如你们所见，法水在众人的证明下走入密室，又在有人看守的情况下度过一晚，他身在坚固的密室中，外面的案子当然看上去完全他无关。其实他在进入密室不久，就被放出来，杀害了第一个受害者，取得他的肝脏，并在几小时后移植在自己身上。然而所有人都认定，在石屋中的，就是法水本人，这个利用我的魔术进行的犯罪，就这样进行着。当然他并不笨，如果只取走肝脏，警察的调查路线可能会转向器官移植，因此他切掉部分无法用于移植的器官和肢体，伪装成变态杀人事件。

法水修养了三个月，如期的开始了巡回公演，可能是受到金钱的诱惑，法水继续利用魔术中的“不在现场证明”，进行杀人，取得器官，再卖给愿意买器官的黑医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曾经的破落让他产生了什么反社会的性格，但是，利用我的魔术进行的残忍犯罪，我绝不容忍。

我原本想告发法水，但是这样，我就要透露我生平最伟大魔术的秘密，我想到这将意

味着我最得意的魔术成为一堆废物，这比要我的命还难受。

终于我决定要亲手制裁这个魔鬼，而且要利用我的魔术给自己充分的不在现场证明，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栗也是知情人，我先将法水的秘密暗中告诉了小栗，他生性贪婪，果不出我所料，他开始威胁勒索法水。法水被逼的山穷水尽，就来找我商量，这正中我下怀，我向他提议，干脆除掉他，于是我跟法水商量好怎样根据魔术的特点来完成这次的谋杀。法水没有发现，他正走入我的陷阱。

剩下的你们都知道了，法水在我做笔录的时候杀了小栗，为我做了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而我在跟法水碰面时杀了这个曾经如同亲兄弟，后来又变成了魔鬼的人。为了避免在尸检时查出他的肝脏移植过，我就肢解并且切掉他的下腹……”

“其实，一旦脑子里产生了罪恶的想法，离魔鬼不过是一步之遥。”伤痕轻轻的叹息。“法水是魔鬼，你呢，即是你是有制裁人的权力，至少小栗是无辜者。

在一片唏嘘中，最后的瞬移魔法在悲哀的气氛中划下了句号。

尾声

2008年X月X日 星期X 天气 阴

案件结束了，但我突然发现，与阅读推理小说不同，在现实中，我往往不愿看到事情的真相。